

文学评论，不应成为“跛足”大象

段崇轩

“文学评论”这一概念，包含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大分支。这一概念通行多年，已然约定俗成。但在高校学界，更多称为“文艺学”“文学学”。其实，在这三个分支之外，还应该有文学史料、资料的研究一文。这一分支的文章，常常既非“论”，也非“评”，甚而也不是“史”，它只是对碎片似的文学史料、资料的发掘、辨识。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样的研究显得愈加重要，珍贵了。与其勉强地把它纳入文学批评、文学史中，不若把它独立出来，成为文学评论的第四个分支。《新文学史料》就是这样的专门期刊。当下的文学评论，在四个分支之间，也没有形成一种协调、互为关系。文学评论处于一种分离、失衡状态。这不仅制约着文学评论自身的建设，同时也影响着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繁盛中的隐忧

手机里存着几十家文学、社科期刊和报纸的公众号，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可以大略窥见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发展、演变以及文章的构成。几家颇负盛名的文学评论期刊的目录，是我留心关注的。譬如2021年第1期的目录，发表文章的情况如下：

《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六家期刊总计发表文章158篇，其中文学理论22篇，文学史23篇，文学批评106篇，文学史料研究7篇。

数字统计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却可以反映基本倾向。以上统计并非精准数字，因为很多文章的类型是模糊的，在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之间并无绝对界限。这些数字说明，当下的文学批评是活跃的，占总篇数的近70%。但文学理论是薄弱的，特别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只有三四篇。文学史、文学史料研究处于滞后状态。

有论者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之后，中国已进入一个“评论的时代”。这话并不虚妄，它至少标明，中国的

文学评论已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建构期、发展期。但在发展和繁盛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学风在滋长；文学评论学科的内在格局在失衡；文学批评一方坐大，文学理论进展缓慢，文学史止步不前，文学评论成了一只“跛足”的大象。

文学评论也在“内卷化”

如今，内卷现象也典型地表现在文学评论的内部运演和整体发展上。不仅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脱节，而且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脱节，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脱节。在这个自成体系、协调运转的文学系统中，发生了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多种分离。文学评论在看似繁盛的态势下，出现了自身的内卷与衰变。

文学评论的建构与发展，是在文学评论内部几个分支的紧密互动、共同合力之下，是在同文学创作平等“对话”、相互激励之下，得以实现的。

文学批评是文学评论或文艺学中，一个最实用、最活跃、最庞大的分支。它肩负着解读、评判当下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潮流；引导广大读者的阅读、鉴赏，以及作家的实践、创作；同时为文学理论提供典范作品与创作经验等多重使命。正因为此，要求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公正性、学术性，就是一种刚性尺度。但当下文学批评生态的失衡，批评文章的失信，批评水准的降格，直接造成了文学理论资源、思想的匮乏；而文学理论的衰弱，又使文学批评无规则可依循，无方法可吸取。

文学史是文学评论中，一个具有历史性、经典性，相对稳定的文学研究版块。它要总结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学发展、演变规律，它要遴选重要文学现象与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进行阐述，它要确立经典文学的尺度以及可传承的文学传统与经验。它与文学批评一样，同样担负着向文学理论提供范例、思想、经验的任务。文学史思想的薄

弱，经典传统与经验的淡化，使文学理论的资源被大大削弱了。

文学史料、资料的研究，是文学评论中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过去我研究中国当下文学，资料基本上是现成的，不需要有意地去搜集。近年来转向对当代短篇小说史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是山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深感搜集、发掘、辨析文学史料、资料的重要性、困难性。好在工作单位的老前辈董大先生，在山西现代文学领域已有了大量积累和丰硕成果，我在他的教诲和相助下，有了一定的收获。现在的年轻学人，不屑于做史料资料的搜集工作，更不想坐“冷板凳”，热衷于名利双收的文学课题，最终将导致自己的学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学评论的多个分支，呈现出一种宝塔状。文学批评、文学史料研究是塔的基础，它们更带有实践性。文学史是塔的中部，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文学理论是塔的顶端，是一种理论形态。这个系统过去是充满活力，循环畅通的。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诸多障碍与问题，致使文学评论难以与世推移、实现现代转型。

文学理论建构是重中之重

文学理论的资源，自然包括文学实践与创作、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等，但更主要的是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文学史料研究。只有在丰富、纯正、自由的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土壤上，才能生长出郁郁葱葱的文学理论。而富有生命和活力的文学理论，又引导、催生着生机勃勃的文学批评、文学史乃至文学史料研究。文学理论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形态，它是对所有文学现象、思潮、创作、文学历史、规律、源流等的宏观研究。

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需要注重和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如下几个方面显得格外突出。

文学理论要深入研究当下的文学发展与文学创作，及时发现那些普遍性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集中力量，撰写有深度有新意的文章，使文学理论研究根植于丰富复杂的文学土壤中。文学理论的独立性、自主性自然需要，但它的现实性、引领性更为需要。立足于后者，才能拥有前者。有前者无后者，其生命就会枯萎。中国文学正置身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蜕变时期，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困难、挑战和机遇。这些正是文学理论需要关注、研究、解答的重要课题。

文学理论要继承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和精华，融合西方现代文论，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下的文论体系，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和追求，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框架，又融合中国文论的元素，逐渐构筑形成的。它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也有不适合当下的时代和文学的地方。西方现代文论仍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中，我们已引进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需要的是消化、改造、运用，使它能够适应并激发当下的文学创作。比较而言，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文论，显得更为困难而复杂。中国古典文论，这些年也在整理、研究、转化，并渐渐融入了当下的文学理论体系中。但实质上是某种精神、观念、手法等，只是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元素。多年前学界就提出，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质和风格的文学理论，这个目标还很遥远。取法西方文论，致力本土化；承传中国文论，实现现代转化，一步一步实现二者的交融、重造，应该是中国文论的必由路径。

要打破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史料研究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学术壁垒，竭力形成跨学科、跨文体的研究与写作，使文学评论的每一个分支都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多元互动、相辅相成，坚持学术、执着创新，中国的文学评论就会走向新生、强大。

名家视点

科幻文学要细分

董仁威

少儿科幻曾经是国内科幻的源头，涌现出很多经典名著。曾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应该把科幻分为成人科幻和少儿科幻——理由是，我们不能对孩子喜欢看什么科幻指手画脚，应该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三体》明显不是少儿科幻，但是，你不能阻止孩子看这部名著。那么，科幻文学到底要不要细分？笔者认为，应该细分，甚至在少儿科幻领域，还可以根据年龄段再细分。

三个因素决定要细分出少儿科幻

科幻文学之所以要细分出少儿科幻文学这个分类，是由三个层面因素决定的。

第一是读者层面。少儿科幻文学的读者对象定位在低幼儿童及小学高年级、初高中生。这部分儿童有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对科幻文学的共同爱好。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智商、情商、科商高的儿童，有追求适合成人看的科幻文学作品的需求。但当我们谈论少儿科幻，并非要限制儿童更高层次的阅读诉求，而是照顾大多数儿童的共同爱好。

第二是市场层面。市场需要根据不同

年龄段的读者进行细分，包罗万象的读者市场和细分读者市场的营销结果大不一样。比如，面对所有人的《科学爱好者》杂志，在细分市场后，改为《课堂内外》杂志社的小学版、初中版和高中版，杂志销量大增，成为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杂志之一。因此，出版社从科幻文学类型中细分出少儿科幻市场，是科幻文学成为畅销书的必由之路。

第三是作者层面。由于少儿科幻的读者对象不同、写作方法不同，一批了解孩子、谙熟少儿科幻写法的作者，专攻少儿科幻，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不排除其他科幻作家创作少儿科幻作品，只是这些作家应该去熟悉少儿，学会应用少儿科幻文学的创作方法，才能写出优秀的少儿科幻作品。

此外，少儿科幻还可以再细分为儿童科幻、少年科幻、青少年科幻。

少年科幻有自身特点

中国当代科幻文学领军人物刘慈欣曾专门为少年读者编辑出版了一套科幻小说丛书——《银火箭少年科幻系列》。对此，刘慈

欣写道：“科幻小说和儿童文学离得很近。科幻小说涉及的探险主题、主宰自我命运的精神，一直是儿童文学所珍视和推崇的。”

他总结了少年科幻小说的特点：少年科幻小说的整体精神都很正向；少年科幻小说饱含童心，能够吸引孩子们关注科学技术，探索宇宙奥秘；少年科幻小说里的主人公都充满智慧，非常勇敢。所以，“少年通过阅读少年科幻小说，成长过程会变得更加阳光”。

少年科幻文学是针对11至18岁年龄段、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处于青春期的读者，也就是说少年科幻文学作品面对的是进入自我意识觉醒的青春躁动期的少男少女。

他们从幼稚走向半成熟，自我意识迅速发展，开始有了自我评价能力，对人生、对自已逐渐形成一定的自我价值观和自我认识能力，不断探求人生道路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

他们正在实现从依赖性到独立性的转变，想独立思考、独立生活，但是，由于知识底蕴、生活能力欠缺，又不得不依赖父母、教师及社会。

他们从冲动性走向自觉性，有了用理性

约束冲动性的初步能力，不再那么任性妄为；情感丰富，脱离了童年期幼稚型情感，逐渐向高级社会性情感发展。

总之，这是一个人“三观”及个性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少年科幻文学作者必须针对这些孩子的特点，创作出引导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优秀作品。

建议加强少儿科幻理论研究

由于受到传统忽视少儿科幻文学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很少涉足少儿科幻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滞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儿科幻的健康发展。比如，什么是儿童科幻，什么是少年科幻，什么是青少年科幻？这些细分的类型有什么特点，鉴别优劣的标准是什么？以及主流及非主流少儿科幻作家的作品研究等。可以说，少儿科幻理论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我相信，厘清了关于少儿科幻文学的基

本理论，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一定会使

中国科幻进一步走向大众，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大业中起到一份不可或缺的作用。

套路作文怎样“解套”

唐晓敏

当代语文教学中，作文是一个难题。近日，有媒体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应试作文和好文章长期存在着冲突”，再次引发讨论。

然而，在传统语文教学中，作文这个难题似乎并不存在。古代的许多孩子七八岁就能作文，有的甚至更早。陆定一就说过：“我查了一本书《唐说荟》，知道一千多年前唐代有不少孩子，‘六岁能文’。”文史学家傅庚生也曾说：“在清末民初，五六岁的孩子，到十岁左右，资质不太差的，就可以写文言短篇，大致通顺。”

既然如此，如今的学校语文教育中，作文何以成为一个难题呢？

说起来有些复杂。笔者认为，主要是现代学校的作文教学没有继承传统语文教育的读写经验，更具体说，没有把课文作为学生学习写作的“参照对象”。这并不是说，语文教材所选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多年来，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一直要求“文质兼美”，尽管不能说所选的文章都非常优秀，但大部分文章还是“好文章”。关于“好文章”，美学家叶朗有个说法，认为其特点是“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照此，语文课文的大部分文章能达到这个标准，至少也是接近这个标

准的。好好学习这些文章，揣摩这些文章的写法，汲取这些文章的写作经验，学生作文就不会那么难。

问题是，多年来，语文教育一直没有紧紧抓住文章来教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这些课文，语文教学主要是分析其中中心思想，找出中心思想才是重要的，文章整体的美质、文章的形象生动及所包含的深湛的写作技巧，都没能给学生留下多少印象。这很像吃苹果时只想得到苹果的果核，而没有吃到果肉，因此也就未能吸收苹果的营养。

本世纪初的语文课改，提倡语文教育的现代化教学方式和讨论方式，有一些语文学课成了“才艺展示课”“影视欣赏课”“主持人比赛课”“口头辩论大赛赛课”等，课堂热闹，但恰好忽视了最重要的学习，即熟悉文本，有些课堂上学生甚至不能把课文流畅读下来。

之后，上述情况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语文形式的训练得到重视，却又把课文当成语文学习的“载体”，认为课文的价值不在于本身，而在它所承载的语文知识，乃至提出“与内容分析说再见”。

总之，由于忽视课文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忽视课文在学生写作能力培养方面的重要价

值，学生写作无法借鉴课文，就只能直接借鉴高分的范文，并进一步研究总结这些范文的写作经验，最终形成一些固定的套路。

“解套”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

一是语文教学要以课文的学习为中心，重视课文的解读，让这些“文质兼美”的文章刻印在学生的心田，成为学生作文的“范本”。

如果语文教学不能真正重视课文的

整体感受，而只是如教育研究者温儒敏所批评的“美文鉴赏变成冷冰冰的技术分析，甚至是考试技巧应对；学习古文，就一个字一个字掰碎了讲，课文还没读出感觉，就要总结思想、分析形象”，那么套路作文就始终难以终结。

二是需要提升语文学科的评阅水准，尽

可能准确地评判出套路作文，使套路作

文得不到高分。有必要指出的是，中高

考的作文题应尽可能联系学生的阅读实

际，包括课文学习的实际和课外阅读的实

际，让其真正发挥引领阅读的作用，结束教

学对文本的轻视。

之后，上述情况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纠正，语文形式的训练得到重视，却又把课

文当成语文学习的“载体”，认为课文的

价值不在于本身，而在它所承载的语文知

识，乃至提出“与内容分析说再见”。

总之，由于忽视课文的教育意义，特别是

忽视课文在学生写作能力培养方面的重要